

名家绘图珍藏全本三言二拍



喻世明言

3771013

喻世明言



名家绘图珍藏全本三言二拍

喻世明言

编著者 [明]冯梦龙

绘图者 王亦秋

校点者 傅 成

出版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者 上海中华印刷厂

开 本: 850×1156 1/32

印 张: 18.75

插 页: 12

字 数: 420,000

印 数: (精装)3,001-8,000
(锦装)2,000

版 别: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
1997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: (精装)ISBN7-5325-2061-7/I·1058
(锦装)ISBN7-5325-2168-0/I·1098

定 价: (精装)41.00 元
(锦装·全五种)276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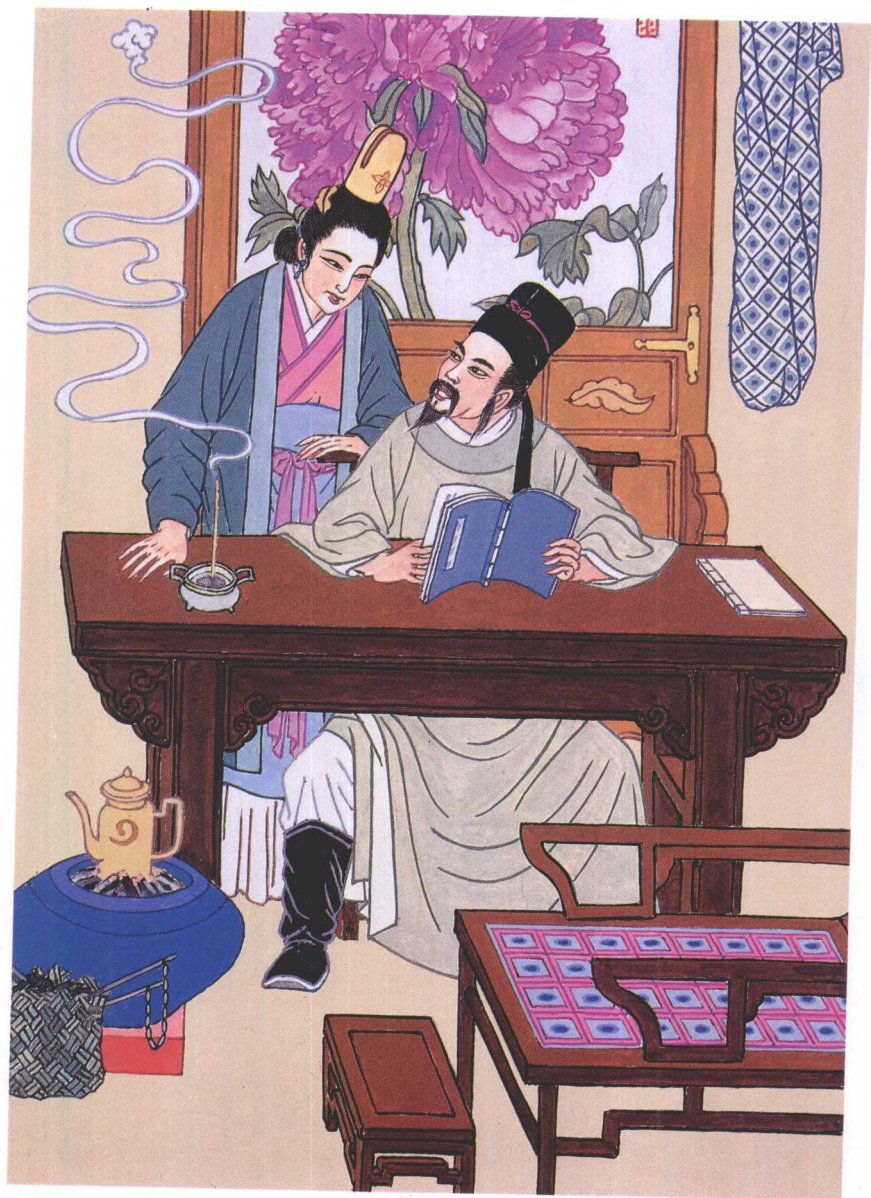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卷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



第七卷 羊角哀舍命全交



第十卷 藤大尹鬼断家私



第十二卷 众名姬春风吊柳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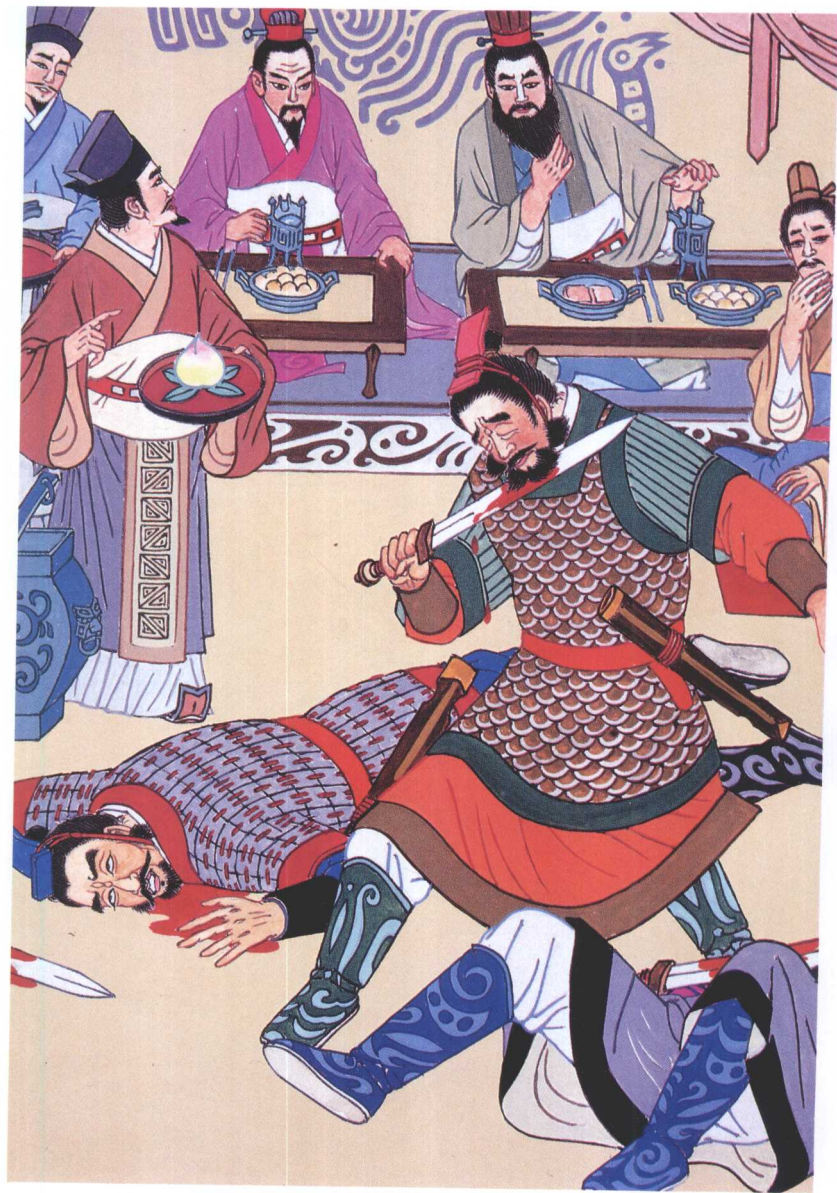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六卷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



第二十二卷 木綿庵郑虎臣报冤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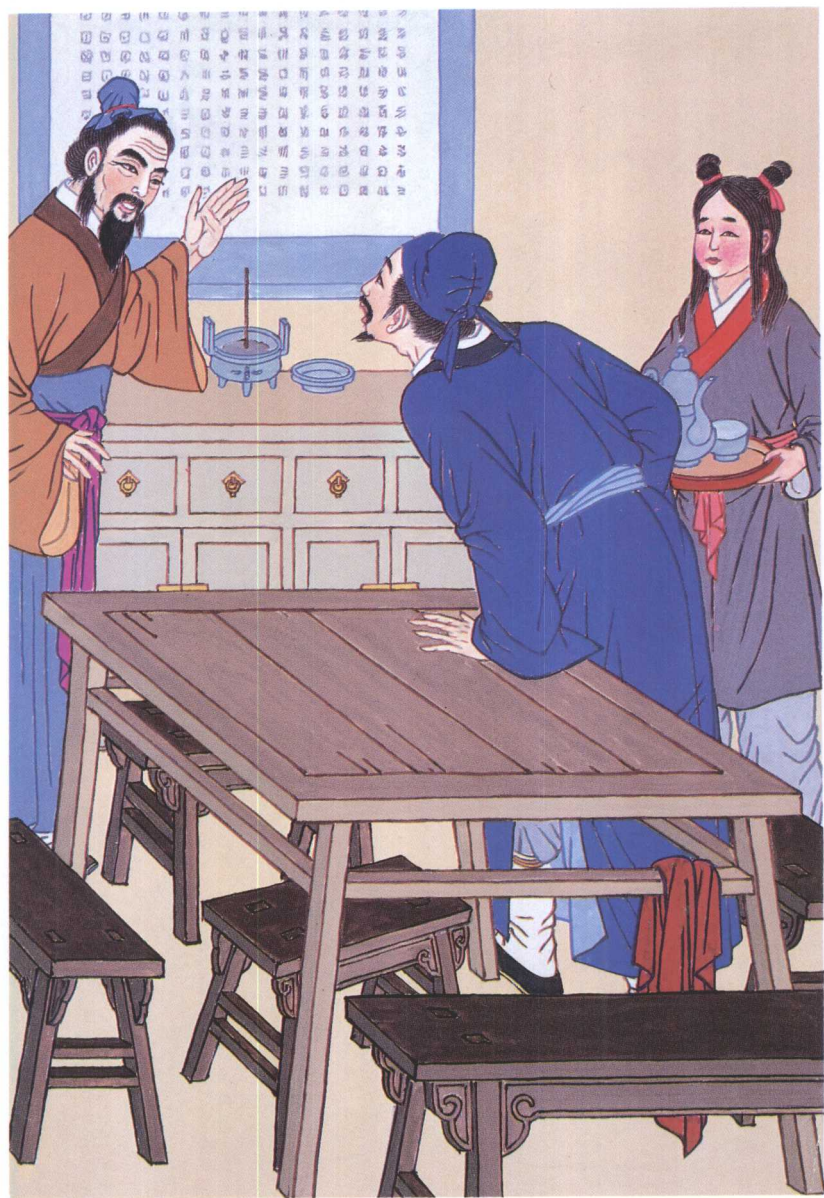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十三卷 张舜美灯宵得丽女



第二十五卷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



第二十七卷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



第四十卷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

前 言

徐朔方

宋元明三代的短篇话本选集以冯梦龙(1574—1646)的“三言”和凌濛初(1580—1644)的“二拍”为最著。近年引起注意的汉城大学奎章阁旧藏的《型世言》是杭州陆人龙的个人创作,同“三言”“二拍”的成书情况很不一样,艺术上的成就也高下不同。

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二篇《宋之话本》中对话本作了这样的说明:“说话之事,虽在说话人各运匠心,随时生发,而仍有底本以作凭依,是为‘话本’。”这个说法沿用到现在,应该加以校正。绿天馆主人《古今小说叙》云:“按南宋供奉局,有说话人,如今说书之流。其文必通俗,其作者莫可考。泥马倦勤,以太上享天下之养。仁寿清暇,喜阅话本,命内珰日进一帙。当意,则以金钱厚酬。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,倩人敷演进御,以怡天颜。然一览辄置,卒多浮沉内庭,其传布民间者,什不一二耳。”语意表明,这是供人阅读的话本,不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。从后代说书的情况看来,说话人是否需要“底本”也很难说。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三篇《宋元之拟话本》,把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》和《大宋宣和遗事》作为拟话本的典型看待,是否有当,大可以斟酌。

信从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研究者们在这里有一个误会,以为说话就只是散文,没有诗词韵语;有诗词韵语,就变成拟话本。这恰恰同事实相反。其实最早为说话艺术提供详细记载的文献资料《醉翁谈录》在甲集卷一《小说开辟》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:“吐谈万卷曲和诗。”《水浒》第五十一回白秀英说书的描写对此可说是具体的印证:“那白秀英早上戏台,参拜四方,拈起锣棒,如撒豆般点动,拍下一声界方,念了四句七言诗,便说道:‘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,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,唤做《豫章城双渐赶苏卿》。’说了开话又唱,唱了又说……”。小说对白秀英说话的赞词说:“歌喉宛转,声如枝上莺啼;舞态蹁跹,影似花间凤转……舞回明月坠秦楼,歌遏行云遮楚馆。”就差那时没有录像录音留传到现在,我想小说对白秀英说书的描写已经足够清楚了。然而囿于旧说,叶德钧《戏曲小说丛考》第649页(北京中华书局)却毫无根据地认为白秀英演唱的不是说话,而是诸宫调。其实,《水浒》第五十一回的描写同明代的记载完全吻合。《水浒》天都外臣叙说:“予犹及见《灯花婆婆》数则,极其蒜酪。”《初刻拍案惊奇·凡例》解释说:“小说中诗词之类,谓之蒜酪。”

拟话本兴起较迟,一般说不会早在宋元之际出现。拟话本是文人的有意摹拟,它采用了话本的一些常见艺术手法。就作者而论,话本的说唱编制者也不会是文盲,不过文化水平较差,社会地位低微,好歹也可以算作文人,他们同拟话本的文人作者并无本质的差异,只是拟话本作者文化水平较高,并且有相当的社会地位。现在所知拟话本作者以《老门生三世报恩》的作者冯梦龙最为典型。《型世言》则由于摹拟话本的艺术特色不太显著,可以看作文人的个人创作。

“三言”是《喻世明言》、《警世通言》、《醒世恒言》的总称。《喻

世明言》初版题《古今小说》，《古今小说》原是“三言”的总称。古指的是宋元以来的话本小说。绿天馆主人《古今小说叙》对它说得很清楚：“其文必通俗，其作者莫可考。”这就是说话本是说话艺人世代相传，在几百年的流传中得到形成和锤炼的说话艺术的写本。

因为有诗词韵文的插唱，因此话本又称词话。话本和词话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不过流传到后来，词话中插唱的诗词韵文逐渐被省略，以致使人发生错觉，以为两者不同。《古今小说》卷一《蒋兴哥重会珍珠衫》说：“看官，则今日听我说《珍珠衫》这套词话。”它忠实地保留了由词话演变成白话小说即话本的确凿证据。其他如《史弘肇龙虎风云会》的入话引了九首诗词，《蒋淑真刎颈鸳鸯会》有商调《醋葫芦》小令十首，《崔待诏生死冤家》的入话有十一首诗词，《一窟鬼癞道人除怪》的入话有十五首词，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的入话单是《西江月》就有六首。正如同《穷马周遭际卖钁媪》的“博州刺史姓达名奚”把复姓误作姓加名；金山寺是江苏镇江的著名古刹，《汪大尹火焚宝莲寺》却误成“杭州金山寺”，诸如此类显而易见的错误，冯梦龙都没有把它们加以校正，上面所说的各篇话本入话所引的诗词韵文，他也没有加以删削，保留了原作的本来面貌。

“三言”中大约有十八篇，占全书六分之一可以定为宋元旧篇。题目见于罗烨《醉翁谈录》甲集卷一的宋元旧篇计九种：《张古老种瓜娶文女》（《明言》卷三十三）、《宋四公大闹禁魂张》（同书卷三十六）、《钱舍人题诗燕子楼》（《通言》卷十）、《三现身包龙图断冤》（同书卷十三）、《宿香亭张浩遇莺莺》（同书卷二十九）、《金明池吴清逢爱爱》（同书卷三十）、《万秀娘仇报山亭儿》（同书卷三十七）、《勘皮靴单证二郎神》（《恒言》卷十三）、《郑节使立功

神臂弓》(同书卷三十一)。它们在《醉翁谈录》中的原名,依次为:《种叟神记》、《赵正激恼京师》、《燕子楼》、《三现身》、《牡丹记》、《爱爱词》、《十条龙》(又名《陶铁僧》)、《圣手二郎》(?)、《红白蜘蛛》。有研究者认为《京本通俗小说》是从“三言”辑成的伪书,它所集九篇中至少七篇作为宋元旧篇却似可信。^①《明言》卷三十五《简帖和尚巧骗皇甫妻》,即钱曾《也是园书目》列为宋人话本的《简帖和尚》。同书卷三十《闹阴司司马貌断狱》,原是元至治新刊《三国志》平话的入话。以上十八篇无疑是宋元话本。从文中的官衔、地名和一些明显地带有时代特点的词汇如“胡元”、“国朝”以及作品中明白说明是明代作品的有四十四篇(有的可能只表明个别词句留下后人窜改的痕迹),难以确定时代的作品大约不到六十篇。在后两类作品中就有不少可以归之于拟话本。拟话本是在话本影响之下产生的文人作品。“三言”中可以确定地坐实为冯梦龙的作品只有一篇,即《通言》中的《老门生三世报恩》。这是作者的现实和幻想的结合。回前有入话,文字也处处以话本为模式,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拟话本。

《老门生三世报恩》确切的创作年代不得而知,《警世通言》序署“天启四年甲子(1624)”。小说写到老门生五十七岁中举,六

① 《京本通俗小说》最早见于缪荃孙《烟画东堂小品》(1920)。缪氏认为它“的是影元人写本”。对它的怀疑否定以1965年马幼垣、马泰来兄弟的《京本通俗小说各篇的年代及其真伪问题》(《清华学报》新五卷一期,1965,台湾)及苏兴的《京本通俗小说辨疑》(《文物》1978年第三期,北京)为最力。马氏兄弟认为“《京本通俗小说》只是一部伪书,……全是从……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抽选出来”。按,《京本通俗小说》的《志诚张主管》又见《警世通言》卷十六。《金瓶梅》第一、二回和第一百回明显地受到它的影响。《警世通言》豫章无碍居士叙作于天启甲子(四年,1624),而《金瓶梅》在万历四十五年(1617)已有东吴弄珠客序本。本文对马氏兄弟的论文持保留意见。详见拙作《关于京本通俗小说》。